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摧毀友誼 拆散家庭

杭州亞運會圓滿閉幕，香港代表在橋牌賽奪金，可喜可賀。有不明真相的人質疑橋牌是紙牌遊戲，打牌下棋怎麼能算運動？又問為什麼中國國粹的麻雀牌就不能成為亞運、甚至奧運項目？

亞運會(全稱是亞洲運動會)的英文名稱是「Asian Games」，這個「Game」可以解作運動、遊戲和比賽。橋牌、象棋、國際象棋和圍棋都是運氣成分低的高級智力遊戲，才可成為大型「Games」的競賽項目。有「貧嘴者」還問為什麼「飛行棋」入不到亞運？道理很簡單，這款棋用上骰子，運氣成分太高，棋藝要求卻低，只可以作為消閒遊戲，不可成為競賽項目。同理，天九牌和麻雀牌的勝負，都是運氣高於技巧。橋牌則是技巧重於運氣。

橋牌還有很多種，現時最流行的是「合約橋牌」(Contract Bridge)，一般人說去打橋牌，基本上都是玩合約橋牌。大型比賽都用「複式橋牌」(Duplicate Bridge)的辦法，大致上已消除了運氣。橋牌比賽最重視「4人隊際賽」，橋牌(專指合約橋牌，

下文同)是兩人一對為比賽單位(也有個人賽，但不流行，也不算受歡迎)。4人隊際賽中每隊就有兩對落場。假如這一桌甲隊的南北家拿了好牌，敵方乙隊的東西家就拿爛牌。去除運氣的方法是同一副牌交給甲乙兩隊的另一對去打，另一桌是甲隊坐東西家拿了爛牌，乙隊的南北家便拿了好牌。牌手拿了好牌盡力爭取高分，拿了爛牌則要減少失分。必須要有一對在某副牌出現失誤，或沒有拿到「應得」的高分，然後才分得出勝負。有些牌平平無奇，誰都難以突破，結果兩桌就得分相同。所以隊際賽起碼要打一二十副牌才顯得去兩隊隊員的真本事，只打三五副牌就有「爆冷」的可能。在高水平的賽事，每隊下場的4個牌手都應有一定水平，否則若不幸最差的一人總是拿了關鍵的牌，就會因為他的不濟而影響全隊成績。

香港體育界名人沙利士(Sales, 1920年—2000年)曾經在本港一次國際比賽的開場歡迎詞中指出橋牌可以「摧毀友誼，拆散家庭」(原句是Destroy Friendship, Break Up Family)！有這麼可怕嗎？且看下回分解！



人生憑閱處 童心

何處是歸程

毛岸英報名參加了抗美援朝志願軍。臨行前，他來到中南海，向父親告別。而此刻，毛澤東正眉頭緊鎖：是按兵不動，還是跨過鴨綠江——剛剛成立的新中國，百廢待興，他要運籌帷幄、千方百計，更要千言萬語、凝聚共識。毛岸英透過那飽經滄桑的綺窗，看着父親那深思又明亮的眼神、疲憊又堅毅的面孔，心中滿是不捨，卻懂事地委託秘書告訴父親自己來過，便匆匆離去——那窗子裏透射出來的深黃色的光暈，將毛岸英的背影拉長。第二天，毛澤東跟眾人講，奔赴前線就意味着犧牲時，神情一下子溫和起來：「昨天岸英來看我，見我忙著，就走了……我也是父親，孩子去前線，我也惦記啊……」

這是《志願軍：雄兵出擊》中最打動我的一幕。是偉人，也是父親，在不同人生角色的交織裏，毛澤東做出了自己的選擇，更帶領國家做出了「雄兵出擊」的抉擇。在很多重大的歷史題材電影裏，場面的雄偉、特效的運用、知名演員的傾力演

出，都會成為票房的保證，但在我看來，《志願軍：雄兵出擊》這部電影，最成功的地方，恰是用這樣溫情的色調，讓情感有了釋放、昇華、感染的超然空間，在人性的幽微處，彰顯出放下「小我」、實現「大我」的思維邏輯和哲學內涵。

面對媒體的鏡頭，導演陳凱歌講述電影核心主題的同時，解釋了片名的由來。「中國的老百姓，穿上軍裝拿起槍，變成了志願軍去保家衛國。抗美援朝戰爭是波瀾壯闊的戰爭，動員了那麼多部隊，中華兒女入朝作戰，每一個人在這浩如煙海的戰爭中真的是滄海一粟。我們之所以再三斟酌，選定《志願軍》作為本片的片名，就是因為『志願軍就是老百姓』！這些我們不認識的無名英雄或者無名戰士，才是抗美援朝戰爭的主體。」

不少志願軍，永遠地留在了戰場上。對於他們來說，人生短暫又恢宏。他們經歷了保家衛國的洗禮，經歷了炮火連綿的考驗。何處是歸程？當年的志願軍以及今天的《志願軍》，指引我們尋找精神的家園。



心窗常開 潘金英

閱讀《小龍仔求學記》

在香港青少年文學領域中，喜歡寫科普故事的作家很少，作者楊柳說：「兒童是世界的花朵，也是世界的未來……我想為兒童寫一本具有中國香港特色的兒童科普讀本。」

楊柳的力作《小龍仔求學記》是一本特別的科普故事，以擬人法創作，情節以主角小龍仔帶動，展開6章，包括：宇宙大爆炸/啄木鳥的實驗室/森林奇遇/上天，還是入地？/生命之源/借雲。作者通過以上6個有趣的故事，向青少年傳達共10項科普知識，如風的形成，圍繞太陽轉的八大行星，海水是從哪裏來的假想，組成土壤的三體，土壤的耕層及非耕層等。

兒童喜歡探索，對周圍的世界會充滿好奇，有求知慾，常會就生活中種種疑問去問大人為什麼？通過此書，孩子會明白科學可幫助我們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，青少年藉閱讀搭建科學知識和日常生活的聯繫，並建立起對科學的興趣，初步培養科學思維方式和素養。

作者在內容上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構思，藉小龍仔求學經歷，講述科學與生活的聯繫，讓讀者更好地理解自然科學，探討人類應如何對待自然及作出反思。本書兼具科普和人文特色，故事主角小龍仔憑着好奇心驅使，經歷多方面的觀察和漫長的研習；對自然界的認識加深了，成功幫助了社群。書中的科普知識，在有趣的情節發展下發揮着獨特作用。此書有助青少年讀懂科普、感悟文化，關心大自然和人類本身；閱讀時可把情節當成科普知識一樣來吸引兒童接觸及學習科學；學習能寓於閱讀，由於故事健康益智有趣，插圖活潑受讀者喜愛。

認識、尊重和保護大自然的工作，絕對是對人類願景很重要的使命，自然界的變化對人類生活影響愈來愈大，科學研究對人、對社群是重要而美好的；在新的科學世代下，人有條件走向世界天文的文化思考，深入觀察自然本身，就有豐富感、神秘感，以及有純粹而簡單的美；讓青少年勿忽視對自然真實情況的認知，都來親近大自然及學習科學吧，可令這世界更加美好。此書可讓小學生和書中小龍仔那樣，愛上科普學習，獲教益增智慧；提醒人那常保童心、好奇心，關注身邊的人和事，有勇氣和毅力，對生活觀察入微，對自然界懂得欣賞和尊重，值得誠意推廣。



◆書封面。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說笑之人

最近看了電影《說笑之人》，為的是向來欣賞袁富華的演技，並且為支持港產片和弱勢社群。電影好壞見仁見智，每個劇本總有改善空間，這齣戲我的得着是它的主旨和戲中觸動人心的金句，得以思考對現實人生所持的態度，像喝了一碗心靈雞湯。

《說笑之人》的情節很簡單，說輕度智障的單親爸爸和兒子的親情，當中兒子迷上了棟篤笑，從而將現實的苦，化作台上的甜。電影對白中複述了差利卓爾靈所講：「人生近看是悲劇，遠看是喜劇。」智障窮爸爸與兒子相依為命，只要有愛，平淡的生活就是一生暖暖的父子情；一碗簡單的蛋花粥，化作蛋花Joke，吃來別有生趣。

劇中的校長對沒信心的弱智校工說：「看你的雙手，它們不會離開你，只要肯努力，它們能為你做到很多大事。」這番鼓勵使這雙手成就了

許多不可能。「最歧視智障的原來是自己的家人。」此話當頭棒喝。一生尊敬老師，目不識丁的人最後當上了「無言老師」！

「作孽太深」其實要說的是「作業太深」。

電影藉棟篤笑把自己感到是苦的日子，再作思考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原來可以是引人發噱的笑料。「棟篤笑」是香港流行的表演，演員只站着說笑話，內容都是取材自個人經歷和社會風氣，以諷刺抵死的風格，為觀眾帶來歡笑，大家都得以抒發情緒，釋放壓力。「棟篤笑」是港產流行語，就如魯迅所言的「阿Q精神」，或如從英語翻譯過來的「幽默」感。簡而言之，是以幽默的心態看待生活中的辛辣和不幸，對無從改變的命運，轉換心態，自嘲一番，然後會發覺生活之苦也可以是歡笑快樂之源。

電影告訴我們，化悲劇為喜劇也要不斷練習，才能細味人生。當然，要在困境中做到樂天知命，談何容易，但能做到，就是一個更高境界！



◆《說笑之人》劇照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林開炎

水田情悠悠

客家方言中，把水引入農田裏，有的地方的客家人稱之為「放水」，有的則稱「捉水」，稱之為「捉水」，大概緣於田多水少，水稀缺珍貴，村民之間需要進行艱苦卓絕、曠日持久地鬥捉罷。

曙色一萌動，頭戴斗笠的母親就匆匆趕考——上山田捉水，有時還拎着外婆編的竹籃，裝上飯菜、手電筒和一個深綠色的軍用水壺，準備持久戰，熬個半晌，甚至第二天天色透亮。母親不識文墨，更不懂什麼統籌理論，但是，她卻懂得充分利用閒隙，揮起鋤頭剷除田埂的雜草、採摘苦菜和魚腥草，抑或在水渠裏捧幾尾七彩的鬥魚給她的6個孩子們。為了擺脫人蟻同食的窘境，沒有專用的飯鉢，母親就將飯菜滿滿當當地塞在小碗上，反扣在大碗裏，到了山田，再漂放在平緩的水面上，孰料，擬黑多刺蟻敏銳、狡猾，常常坐着小船——漂浮的蘆葦、樹枝輕而易舉地攻城掠地，直待飢腸轆轆的母親覺察，它們方才落荒而逃，當然，這對習慣了逆來順受的母親毫無影響，她照舊大口大口地吞下螞蟻蠶食過的飯菜。

母親與人分水的方式非常獨特，面對斤斤計較之人，她二話不說，就摘下一片草葉放置於分流的岔道口，葉子流向哪邊的就意味著哪邊的水量大些，母親就掏些泥填在水流大的出水口，直至草葉在分叉口逡巡不前。「出來，不要做鬼事！」一個暮色四合的深夜，有人竟然藏匿於墓地，朝路過的母親身上撒泥土，以嚇退

形單影隻的母親，但是母親毫不畏懼，反倒大喝一聲，嚇得對方乖乖束手就擒，為了孩子，羸弱的母親可以戰勝任何挑戰：風餐露宿、鬥智鬥勇、鬼哭狼嚎……

「養子不讀書，不如養頭大肥豬。」母親自小被外公送給別人，而養父、養母又早早過世，年幼的母親只得寄養在養父家的姑姑那，日子貧苦可想而知，但是目不識丁的母親卻抱定了「讀書可以改變命運」的樸素信念，攬下了家裏大部分活兒，比如捉水耕田等，以讓子女騰出時間來念書。母親不苟言談，把對子女的愛戀深深地種在水田裏，不知疲倦地捉水、插秧、施肥……有如自家枯瘦的老水牛，成天在貧瘠的大地上踽踽獨行。捉水之時，母親就默默地守候在山田一旁，一如守護自己的孩子，如今，守護山田一輩子的他們安息於斯，成了永遠的稻田守望者，母親、叔叔、奶奶、婆婆……

為了早點交差，偶爾被派來捉水的我也曾動了歪腦子，啞當啞當地捉着與腰齊平的水桶上山，瞅見哪家農田水滿，就側着桶裝哪家的水，再吭吭哧哧地倒到自家的田裏，幾次三番，劫富濟貧，不消多久便大功告成，當我自鳴得意地向母親邀功時，卻被母親臭罵了一頓，母親一向秉持的是公平正義、誠實守信的原則，既不佔別人多一分的水，也絕不讓自己少一分的水，宛如自家的那頭強牛，只管默默地耕好自己份內的田。捉水之時可謂盡顯人間百態，分水時，雞腸小肚之人會眼勾勾地盯着出水口，不住地討價還價，最後，得

了便宜還賣乖，「(分給我的)多嗎？不多啊！」「都是吃同一鉢飯的，斤斤計較幹嘛？」母親會直筒筒地對他說。樂天派一路哼着小調而來，不乏酒醉公晃着酒氣而來的，粗粗地和他分水後倒頭就睡在田間地頭，落個清醒過來後水田仍然嗷嗷待哺，抑或使用障眼法，即經過有排水口的田埂處，邊和你神情自若地聊天，邊偷偷地單腳板踩在出水口的泥土上，壓低出水口，以增強出水口的排水量；或者趁你沒有提防，在排水口周圍偷偷地用棍子鑽幾個孔，多管(條水)齊下；更絕的是，得知你家水田施了牛糞等有機肥後，當夜就摸黑爬到這壟水田，將肥水外流到自家水田，再偷偷地引普通的淡水到你家水田，暗度陳倉。可是母親卻絕不當這般小人，反倒會精當地蹦出一兩句客家諺語，諸如「食得平，死得行(喻指分配公平，死而無憾)」、「欺老莫欺小(喻指不能欺負小孩)」、「六十六，學唔足(喻指活到老，學到老)」之類的。

「這把年紀你能自保，我們就阿彌陀佛啦！」「世上哪有番客去救火的，(你這一去)叫我們的臉往哪裏擱？」一次捉水時，有人抽乘風香煙引火燒山，剛從緬甸仰光歸來的七旬叔公聞訊，立馬拎起鐵桶，晃蕩蕩地徑直上山趕，遭到在山上捉水的母親的極力反對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大批華僑(主要是南洋/東南亞)衣錦還鄉，分發給親朋好友豐厚的財物，當年華僑就是尊貴的代名詞。每每看着田裏的水盛得滿滿的，母親方才盛着滿滿的幸福回家。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老字號的預製菜

被疫情隔絕了彷彿一個世紀，小狸最近終於得以回京「探鄉」。之所以說探鄉而非探親，是因為親友間中也曾來港團聚，但北京卻就是結結實實快4年未見。而探鄉中最令人期待的重要環節，那必須是吃啊。

香港的美食什麼都好，但確實罕有地道的北方菜，勉強解個鄉愁還行，真要追求那終極的一品口味，卻還有相當差距。於是，回京前，小狸特意認真做了功課，把每一餐都排上了老字號和名店，肚皮有限，名額浪費不得。沒想到接連翻車。

先是興沖沖步行快兩小時——全是為了多吃點——來到某老字號，一百多年歷史了，號稱京城清真菜第一。坐定點單，10分鐘不到，所有菜品就都上齊了。心中瞬間覺得不妙，夾起一塊位居「鎮店之寶」地位的紅燒牛尾，內冷外溫膩糊糊一坨，怎麼吃怎麼像超市罐頭。宮爆蝦球，不鮮不彈同樣溫吞，不知道已經預炸了多久。還有一道醋溜木須，原本應該一氣呵成，出鍋時熱氣騰騰、明汁亮亮且帶着一股醋香，但眼前這盤……你是誰？不香不熱不脆，竟然也沒有鍋氣。面對這一整桌面目模糊，半死不活，膩膩歪歪的預製菜，小狸都氣笑了。難道真是叮出來的嗎？

之後還有價格不菲的新貴烤鴨店，環境服務都一流，菜品看着也

高大上，只可惜上菜也是快得讓人心慌，食物入口同樣味道趨近缺乏個性，十有八九是中央廚房出品。

甚至連小狸心中的京城涮肉天花板也小翻了一下車，那個吃過無數次的、每次都可以封神燒餅，竟然皮了。皮了，也意味著不是現烤的了，提前做好太久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上面這三家，雖然都在預製菜品上翻車，可每家選擇預製菜的原因卻大概率並不相同。第一家老字號，目測生意一般，選擇預製菜品，很可能是為了節省成本維持經營；第二家烤鴨店有多家連鎖，應該是想追求味道品質標準統一，所以採用中央廚房；而第三家涮肉店，排隊號永遠在3位數，這幾年明顯提高的接待能力的代價，就是以現烤燒餅為代表的細節吧。

雖然店家可能有各式各樣的苦衷，但小狸並不想買賬。預製菜方便快捷節省成本，只要控制好品質，用在對的場合一點毛病沒有。但所謂「對的場合」指的是超市、便利店、網店以及年夜飯外賣等，並不是快兩百年的老字號、貴價高級餐廳以及被寄予厚望的業界王者的堂食餐桌上。無他，砸牌子，殺雞取卵。

紅燒牛尾那一桌的調味非常優秀，暴露了老字號原有的功底，也讓他們放任預製菜變得更加痛心疾首和匪夷所思。我們的老字號，差的不是匠人，而是精神吧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我今早居然想到了蒲松齡。那是在一個炎熱的夏天，蒲松齡在路旁搭起一個涼棚，把粗陶的茶具擺上桌案，自己就悠哉地靠在竹椅上打盹。竹椅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，蒲松齡的二郎腿都被這咯吱聲逼得停不下來。不過他終於停下來了。對面來了一位二十八九歲的趕路人。蒲松齡對他說：趕路人停一下，喝口茶再走。順便給我講個鬼故事吧。說着，他就把一旁的紙筆都拿了出來，準備把聽到的一切錄上去。

很少有文學家這樣寫書。大多數人寫的一切都離他本人不遠。就像梭羅所說，他之所以用自己的私事瀆讀大家的關注，那是因為他只了解自己。還有一類人，他們不大願意談論自己的生活，覺得這樣未免有些自戀，於是就去翻閱史料，費過一番周折之後，再去講一個恢宏歷史背景下的小人物。說是小人物，其實並沒有什麼人物，這些主角隨波逐流，顛沛流離，最終僅印證了命運的不可更改。當然，倘若有人既不喜歡講自己，又不宿命，他便立志發揮自己的奇思妙想，去

構築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。採用的方法倒也不難，作者會虛構出一個人物或蛇蟲鼠蟻，任何世間萬物都可用來當做他故事的主角，然後，他便在暗地裏為每一個角色對應上一個意涵，再按照意涵去組織這些角色的關係。閱讀這類書，情節是次要的，解碼這離奇情節背後所蘊含的意思，使盤根錯節的故事回到最初與符號對應的意義上去，這故事就明白了。就像卡夫卡，或者那一類被稱之為荒誕小說的作家，便屬此列。

蒲松齡打破了這一切，他既不講自己，也不去翻閱故紙堆。若說像，他倒像最後一類，把鬼怪都安排了一個諷喻現實的樣子，以宣洩自己屢次科考不中的憤怒。不過，他的《聊齋誌異》可比那些荒誕小說容易理解多了。

不僅如此，《聊齋誌異》最絕妙之處，在於蒲松齡用一個茶寮來迎接新的故事。這些南來北往的人都被夏日的太陽烤得幾乎要昏死過去。迎面就看到遠遠的有一位老者慈眉善目的等他，以至於他以為自己撞了鬼。這老者給自己一杯茶水，並用扇子指了指竹椅，示意自己坐下，僅僅只為跟自己聊聊天，聽一則奇聞。

這還不容易嗎？走南闖北，誰還沒有幾個故事。於是這路人就愉快地繪聲繪色起來。一旦開講，這故事可就不簡單了。只見他一行說，一手手舞足蹈。那情形，竟似乎證明了他之所講便是自己的親見啊。如此一來，他講的故事怎麼可能不生動呢。你簡直想像不到一個故事可以這樣峰迴路轉，各種意想不到的處數不勝數，還不牽強。一個人——即便聰明如蒲松齡——也無法想出這萬般離奇又合理的故事。

然而，令人掃興的是，蒲松齡開茶寮卻是一個傳說，有人已經寫了一大段的考證，說蒲氏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編撰出來的，但凡他聽來的故事，他都會在文中標出。譬如，「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，畢子與余抵足錦堂，細述其異。余曰：『有狐若此，則聊齋筆墨有光榮矣。』」遂志之。」

不過，我倒是對於他開茶寮這件事心嚮神往。我想，這件事好玩的地方在於，一旦遇到不解之處，對面就坐着一個活生生的人，等在那裏回答你的問題。這答案想必是最好的。因為對方是活的，他的回答就是豐富的。或許生命之魅力所在就在於一種立體、完整和生動。